



HARLEQUIN™

禾林

019

禾林小说



HARLEQUIN®

Up Close and Personal!

亲密无间

[美] 桑德拉·菲尔德 著

Sandra Field

刘之 译

亲密无间

[美] 桑德拉·菲尔德 著
刘之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禾林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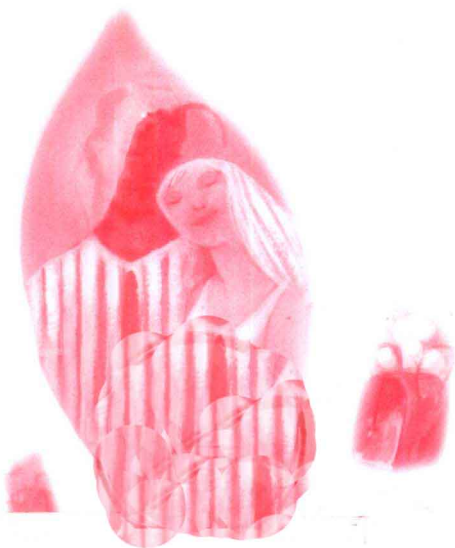


HARLEQUIN®

亲密无间

[美] 桑德拉·菲尔德 著

刘之 译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密无间/[美]菲尔德著;刘之译.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0.11

(禾林浪漫小说)

ISBN 7-5313-2271-4

I. 亲… II. ①菲… 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401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32 字数:110 千字 印张:7 插页:4
印数:1—15,000 册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邵 丹
封面设计:王复冈

责任校对:史晓鸥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271-4/I·1970

定价:10.00 元

一书在手，今夕何夕

也许你在责怪我的迟到，可知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焦灼？本来在柳绿荷香、蝉鸣荫浓的仲夏之日，我就想走进你的生活。此刻终于能够如愿以偿，我是多么地喜悦！

在碧浪银沙的海滨，《丘比特俱乐部》讲述了萍水相逢激起的缠绵激情；在广袤无垠的沙漠，《新密无间》演绎了一段患难中的爱情故事。只可意会的一怀情愫，全新的消闲度假方式，尽在其间！

读《回心转意》，似夏日临水而立，不变的真情宛如一丝丝沁人的水风，吹开紧闭的心扉，打开难解的心结；阅《情归何处》，如月夜闻笛，起初幽幽怨怨，既而高亢激越，最后于峰回路转之中见柳暗花明！

谁说看浪漫小说是女人的专利？《脱口

秀》将打破这种定势！长篇畅销书《脱口秀》是禾林最新推出的悬念浪漫小说，既有女人向往的柔情蜜意，也不乏男人喜爱的悬念推理，徜徉其间，犹如观看电影，极强的镜头感将带着你感受那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！

虽然无法圆你一个美丽的仲夏夜之梦，但姗姗来迟的我也许可以带着你体验一下“一书在手，今夕何夕”的感觉！

第 1 章

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吧，她思忖着。
这 莫丹很清楚，几天以后冰袋就会融化，那就只有冲奶粉、吃饼干了。她把小塑料瓶里的最后一点点酸奶刮出来，这种木莓酸奶是她最爱吃的。她把最后一口酸奶送进嘴里，环顾了一下四周。

她的营地安扎在岩壁凸出的一块石头上，从这里可以俯瞰干涸的河床。河床四周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吐着禾穗的稻田。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，石灰岩崖壁泛着橘红色的暖光，像一盏玲珑透亮的灯笼。稀疏的灌木丛中，一只松鸦嘶哑地叫个不停。她身后的崖壁从上而下涓涓流淌着一股清泉。除此之外，便是死一般的沉寂。

离公路只有四英里，却可以说有百里之遥，当然家更是在千里之外了……蓦地，她那碧绿的眼眸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柔软的嘴唇也抿了起来。她不愿

2 ★亲密无间

意想到家，想到学校，更不愿意想到奇普或萨莉。她只想独自一人在沙漠里呆上两周。要是她愿意，还可以呆得更久些。

望着稻田里微风吹起的波浪，她对自己说，莫丹·卡西迪，到圣诞节一切就会好了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足以抚平旧日的伤痕，恢复以往的心境。这块犹他沙漠里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，近四年来你已来过好几次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哪儿更能让你忘却往日的伤痛呢？

她小心地把吃完的塑料瓶塞进垃圾袋，把小匙暂时放在一边，等过一会儿吃晚饭的时候再一块儿洗。然后站起来，伸直五英尺十英寸高的身体，活动了一下旅游靴里又酸又麻的脚趾。最后一段路就是回到停车的地方，今晚或者今后几天晚上她都可以在车上过夜。这儿可真是个世外桃源。而且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世外桃源，莫丹有点伤感地想。现在是十月份，从去年秋天开始，倒霉的事情就接踵而来，至今有整整十三个月了。

从那块凸出的岩石爬下干涸的河床之前，她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带了车钥匙。然后背上空包，腰间别了一把水壶。天已经有点凉了，也许她应该把另一条睡袋也取回来。她以前从未在秋天来这里露营，但她知道秋夜的气温会骤然下降，她最怕冷了。这也是她每年都在夏天来沙漠的另一个原因。

她步履稳健，沿着这条深沟一步一步地向前

走，随后拐进一条狭长的小峡谷，峡谷两边是拔地而起的陡峭、光滑的崖壁。她爬上一块光秃秃的岩石，满怀喜悦地观赏着路上的松树和柏树，像久违的朋友。一只鼯鼠蹦蹦跳跳地从路上穿过，一只红尾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中凌空翱翔，俯视着广阔无垠的沙漠。左面是一个巨大的高台和矗立在地平线上的国家公园的石柱。

莫丹站立片刻，由于心满意足而下意识地叹了口气，阳光照着她那胡乱用一根皮筋向后扎起的散乱而浓密的红发。哪里是她的家呢？是她居住和教书的那个城市——波士顿呢？还是这里？城市就永远不会成为她的精神家园吗？

可她从来也没想过在犹他州长期住下去。城市的喧嚣与沙漠的宁静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她需要的好像就是这种对比，这种体验，对两种生活、两个极端的体验。她一边思索着不知事情是否真的如此，一边慢慢地走下沿着公路延伸的河床。她机械地、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。该受的苦都受了，她可不想再扭伤脚脖子了。

突然，她停住了，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倾听。是什么声音？受伤的动物？还是别的什么声音？她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，想再次听见那声音。

可是什么也没听见，只有沙漠死一般的沉寂。

她实在想象不出那能是什么声音，以前从未听到过。

4 ★亲密无间

有一次她曾听到过一只被野狼逮住的野兔发出的尖叫声，但方才听到的那种声音一点儿不像，倒更像是动物掉进陷阱里的声音。

莫丹不慌不忙地环顾了一下四周。左侧是风蚀了的石灰石岩层洼地，上面长满了一种叫做鳞风菊的钉状植物，洼地一览无余，什么也藏不住。右侧是一片巨砾，一面崖壁，还有裂着黑缝的峡谷。她原路折回，躲在一棵枝干弯曲的古松和一株接骨木树后面，环视着那片巨砾，还是什么也没发现。

一阵风吹过，古树哗啦啦地响。她无奈地耸了耸肩，吃力地攀回原路。她不想再为那个正在受难的生灵劳心费神了。管它是什么呢，反正已经过去了。况且她又怎能帮什么忙呢？她决心不再想这事，又下了一个坡。

十分钟以后，她听见公路上传来了汽车的声音。自从四年前她开始露营起，就一直把车藏在木棉树和桤柳树林中，从没遇到任何麻烦。她信心十足地离开河床，向公路方向走去，轻松地舒展着大腿上的肌肉，一颗心早已飞回了营地。桤柳树柔软的枝条轻轻拂动着她的衣袖。

“不许动！你被包围了。”

一声怒吼吓得她立刻停住脚步，一瞬间，她怀疑自己是否闯进了西部电影拍摄棚，因为许多西部电影还真的都是在犹他沙漠里拍的。她胡思乱想着，举起双手。只见两个男人从灌木丛中走了出

来，走在前面的那人胳膊上挎着一支步枪。他一见莫丹，张开嘴，枪也放下了。

是打猎的，莫丹放松了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走在后面的那个男人粗声发问。他个头稍矮，胡子拉碴，帽檐下露出油乎乎、脏兮兮的棕色头发，毫无生气的脸看上去蠢蠢的。莫丹突然间打定主意，绝不能让这两个丑陋的家伙发现她在附近露营。虽然她的心怦怦直跳，但她仍然冷静地问：“我在这儿旅游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前面那个男人长着一双死鱼眼，目光咄咄逼人，莫丹心里直打鼓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，女士。”说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，“啪”地打开又立即合上，“你在旅行时见过什么人吗？”

“联邦调查局？”她重复着。

“我们得到报告，有个逃犯流窜到这一地区来了。他有多年的犯罪记录——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。”

她想起那个把她吓得钻进岩石堆里的声音，不禁毛骨悚然。刚想把这事告诉他们，还没等开口，第二个人说话了：“可是，霍华德……”

“住嘴，德兹！我在谈话。你见过什么人吗，女士？”

德兹顺从地不吭声了。莫丹平静地说：“没有，连个人影都没见过。这个罪犯干了什么坏事？”

6 ★亲密无间

“他是个武装歹徒，开枪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。你不信吗，女士？”

她根本不相信。“我连打猎的都没见过。”

霍华德挠了挠下巴，怀疑地眯起眼睛。“你说你是旅行的，可你的车在哪儿？”

“藏在木棉树林子里。”她随口答道。

霍华德用枪比划着，“女士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要搜查你的车。”

莫丹的确很介意。可她从来没和联邦调查局的人打过交道，霍华德看上去又不是那种好说话的人，即使她反对恐怕也无济于事。好在离公路不远，过往车辆的轰鸣声听上去还让人比较放心。她领着他们绕过怪柳树，穿过光滑笔直的木棉树林，向她藏车的地方走去。她一边走，一边暗自嘀咕，为什么要对他们撒谎？他们是不是会注意到车的后备箱是空的，而外出旅行的人是不会什么也不带，空手跑到沙漠里来的。

她租来的小车被巧妙地藏在树林里，从公路上一点都看不出来。“就在这儿。”

“把车门打开。”

她只好遵命，默不出声地看着霍华德里里外外搜查了个遍。很明显，她的车是空的。他翻着白眼珠盯着她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说你要回索来尔？”

“是的，不错。”

“那我建议你马上就走，女士。我要是你，绝

不闲得没事到这鬼地方旅游，如果你还想活的话，就趁早儿离这儿远点。”

我讨厌你，莫丹心想。什么联邦调查局的，胡编乱造，鬼才信。她解开背包，装作被背包压得不轻的样子，重重地放在后座上。霍华德把车钥匙递给她，他的指甲又脏又黑。“谢谢，”她假装客气地说。“祝你们好运。”

“你放心，”德兹神气活现地说，“那小子跑不了。”

“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”霍华德恶狠狠地制止他。

莫丹已经吓得魂飞魄散。她迅速钻进车里，“啪”地关上车门打着了火，小心翼翼地开着车，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公路方向驶去。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的半吨载重卡车。她右转弯，挂上二挡，头也不回，好像真往索来尔方向开去。

她可不想再见到霍华德这种人了。

顺着这条路再往前十英里就是索来尔市。那是个旅游小镇，是游客前往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。莫丹紧张地端着肩，握着方向盘，一口气开出两英里，然后停下车，眼睛仍然紧盯着后视镜。

她为什么不敢跟他们说实话？为什么不敢告诉他们，她在那条小路上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或许是人的声音？

难道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开一辆破车？拿一支

8 ★亲密无间

步枪吗？他们能像德兹那么笨头笨脑、粗鲁无礼吗？她当时为什么不提出要仔细看看霍华德皮夹子里的证件呢？

因为她害怕证件是假的，这就是原因。

她脑子里的疑问越来越多。她在沙漠里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人的声音呢？那里果真有个逃犯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两个家伙又为什么非赶着她赶快离开不可呢？霍华德目光冷酷，面带凶相……

远在波士顿的同事们，谁能想象她居然在这里应付如此紧张的局面？她紧咬着嘴唇，一面看后视镜，一面驱车驶离这条路。她沿着一条车辙印，把车开进一片木棉林中。这里很隐蔽，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，旁边是一条干涸的河床。她急急忙忙把另一条睡袋塞进背包里，尽可能多带了点水。从车里出来，先确信从路上确实看不见藏的车，然后从头上揪下几根头发，分别夹在车门、后备箱和车盖的缝隙里，那感觉活像间谍片里的一个角色。她锁好车，把钥匙揣进口袋里。

她简直是个傻瓜。她以为自己是谁啊，女詹姆斯·邦德吗？现在最理智的做法，应该是去索来尔，住进一家旅馆，打听一下是否真的有逃犯在这里逍遥法外。

可是莫丹并没去索来尔，而是长途奔波连夜赶回营地。她的营地很隐蔽，不容易被发现，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——况且霍华德和德兹也不大可能

深更半夜在沙漠里东摸西撞地搜索逃犯。

她顺着来路沿着树林往回走，边走边想，说实话，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绝不像是动物发出的，更像是人。而且她敢打赌，霍华德绝对是个不可轻信的人，而德兹肯定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逃犯的事。难怪霍华德老是警告他不要多嘴多舌，是怕他说漏了嘴。

他们要是联邦调查局的，我就是中央情报局的。

可那个没露面的人是谁呢？

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，莫丹固执地想。但首先得弄清楚他们俩到底是什么人，万一他们真跑到沙漠里来呢？

四十分钟后，莫丹一眼就看到那辆红色卡车，它一直停在原地没动。她把背包从背上轻轻卸下，藏在一棵木棉树干上，朝卡车方向挪动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响声。不一会儿，就听见卡车那边传来含糊不清的说话声。

莫丹弯下腰，在草丛的掩护下，爬过一簇簇参差不齐的灌木丛，直到能听清楚他们的谈话。她趴在地上，纹丝不动地侧耳倾听。

“我就不信，怎么他妈的就找不到这小子呢？”德兹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你说，要是找到他，怎么收拾他？”霍华德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，干掉他。”德兹饶有兴趣地说。

“说得不错，我可以给他一顿猛烈的扫射……但是，还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吗？我们要干个漂亮的，让人看上去是打猎出的意外事件。一次意外——懂吗？这种事每年都会发生。假如这小子身中数弹，或者脑袋撞在岩石上，还会有人以为是意外吗？我知道你智商不高，但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转转你的猪脑子吧。”

德兹半天没动静，也许他正在使劲地动脑筋。可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：“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要静观其变，盯紧公路，以防他到那里。此外要耐心等待，等他自投罗网。”

听到此时，莫丹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又听德兹说：“你要是瞄得再高一点就好了，不就……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霍华德恶狠狠的声音又一次制止了德兹，莫丹在树丛后把头缩得更低了。“我不是打中了他的腿吗？”霍华德接着说，“这样他就走不了。我们用不着盯公路，他到不了那儿。再说，他的车被我们开走了，没那么容易找到，因为我们不想过早引起州警察的怀疑。我们根本不用瞎操心，失血和脱水就会要他的命。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——他充其量会被人认为是个吃了流弹的倒霉蛋。”他越说越得意，“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等待，然后去盐湖城。劳伦斯会付我们酬金，一大笔酬金。这钱来得多容易，德兹，我就喜欢这样。”

“那个女的会不会告发我们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霍华德的嗓音头一次变了调，“她不过是个过路的。”

“她的头发乱蓬蓬的，看上去不错。”

“我关心的不是她的头发。”霍华德斜了他一眼，“快！先弄点吃的来。”

卡车门乒乒乓乓打开又关上，莫丹趁机迅速后退。她的脑子飞速旋转着，虽然从没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，但她完全相信霍华德和德兹根本不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。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怎么能把逃犯的死亡，制造成打猎的意外事件？即使他们在追捕逃犯，也应该与当地警力共同合作，想方设法把他捉拿归案。

那个尚未露面的受害者是谁呢？他们为什么要打伤他，还要让他自己等死？

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他在沙漠里，腿上有伤。他现在是死是活呢？莫丹的心一阵紧缩。当初听到那个声音时，她为什么没再好好找一找呢？

她绕来绕去回到放包的地方，背上背包，快步朝河床走去。那两个家伙正在吃饭，她应该抓紧时机，立即返回那条听见那个男人痛苦呻吟的小径去。

莫丹快步如飞，不再担心会弄出响声来。太阳正下山，尽管她带着手电筒，但还是不愿走黑路。登上那块光秃秃的岩石后，她向更高处爬去，竖起

12 ★亲密无间

耳朵凝神细听，竭力捕捉最细微的声音。然后她又来到那个满是砾石的地方，睁大眼睛，四处张望，寻找受伤者的踪影。

她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仔细听着，警惕地看着，在凉爽的秋风里搜寻一点蛛丝马迹。还是什么也没有，一片死寂，只有亘古不变的岩石和辽阔无垠的夜空，只有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低语。她壮着胆子放声大喊：“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会送你去医院，不会伤害你的！请你相信我！”

她等了等，还是没有动静。

“请你相信我，我绝不会害你的。我听霍华德说过你，他们说你是逃犯。可我不信，请你相信我。”

微风习习，吹在她的脸颊上，似乎在嘲弄她，连鸟儿也不叫了。她真有点儿绝望了。她向洼地走去，仔细搜寻地上有无脚印、岩石上有无划痕、血迹。一想到血，她觉得整个后背都发麻。果不出所料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她不得不转而面对圆石、巨砾和崖壁。岩石上的道道裂隙形成了侧面的峡谷，里面漆黑一片。

七年来，莫丹一直独自一人在这个沙漠里露营，专门上过沙漠生存课，自认为还是有点儿胆量的。但此时此刻，她却感到恐惧。害怕什么呢？是害怕找着什么人呢？还是害怕什么也找不到？或者是害怕找到死人？如果几小时前彻底搜寻一下，说